

《心所行境之清淨》——

從《大方廣未曾有經·善巧方便品》談起(-)

高明道

當今流通最廣、影響最大的紙本漢文佛藏無疑是上世紀日本學者編輯的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（以下簡稱「《大正藏》」）。熟悉它的人都知曉：該藏在《法華部》後、《寶積部》前安排了《華嚴部》。《華嚴部》不小，包括經號 278 至 309 共三十二個典籍，篇幅超過《法華部》、《涅槃部》，不過部內並未細分。《大正藏》如此，研讀中文藏經電腦族的最愛《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》也是這樣¹。實際上，唐代已有學者，態度沒有那麼大而化之。「庚午歲²西崇福寺沙門智昇撰」的《開元釋教錄》在其《別分乘藏錄·有譯有本錄·菩薩三藏錄·菩薩契經藏·大乘經重單合譯》中，「《華嚴部》」下雙行夾注說明「《華嚴》本部及眷屬經，皆纂於此」³，而具體細目，則先列「同本異譯」⁴的兩種大部頭⁵《華嚴》譯本——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等翻的六十（或五十）卷本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以及「大唐天后代于闐三藏實叉難陀等」翻的八十卷本。⁶此二者構成智昇所謂的「《華嚴》本部」。至於其「眷屬經」，乃是《華嚴》本部後所列《信力入印法門經》、《度諸佛境界智光嚴經》、《佛華嚴入如來德智不思議境界經》、《大方廣入如來智德不思議經》、《大方廣佛華嚴經不思議佛境界分》、《大方廣如來不思議境界經》、《大乘金剛髻珠菩薩修行分》、《大方廣佛華嚴經修慈分》、《大方廣普賢菩薩所說經》、《莊嚴菩提心經》和《大方廣菩薩十地經》⁷。智昇末後總結著說：「右《信力入印法門》等十一經並與《華嚴》分有相似。是眷屬攝，而非正部，以其三種世間嚴事劣故。」⁸

這段話原來參考了「京兆靜法寺沙門慧苑述」《續《華嚴略疏》刊定記》。慧苑（673-743 年）討論《華嚴》文獻，沿用法藏（643-712 年）《〈華嚴經〉

探玄記》的「部類傳譯」——「第八、部類傳譯者，亦有十義：一、恆本，二、大本，三、上本，四、中本，五、下本，六、略本，七、論釋，八、翻譯，九、支流，十、感應」⁹——，不過略加調整說：「依教流次第，應云翻譯、部類、傳通。今准此分三：一、翻譯時代，二、部類本末，三、傳通感應。」¹⁰並在「部類本末」又進一步分出「一、本部，二、別行，三、論釋」¹¹，而別行介紹完後，附帶說明：「又于闐國三藏提雲陀般若所翻《脩慈經》一卷、《金剛鬘經》十卷並實叉難陀三藏譯《如來不思議境界經》等，並是《華嚴》眷屬，非本部內別行之經，以其三種世間嚴事劣故。」¹²足見《華嚴》典籍有「本部」跟「眷屬」之分，智昇的靈感來自慧苑，而其分類標準在於內容上「三種世間嚴事」完整與否。¹³但先回到《開元釋教錄》。在《華嚴》眷屬經後，智昇便臚列「是《華嚴經·如來名號品》異譯」的《兜沙經》¹⁴、「是《華嚴·淨行品》異譯」的《菩薩本業經》和《諸菩薩求佛本業經》¹⁵、「是《華嚴·菩薩十住品》異譯」的《菩薩十住行道品》與《菩薩十住經》¹⁶、「是《華嚴·十地品》異譯」的《漸備一切智德經》跟《十住經》¹⁷、「是《新華嚴·十定品》異譯」的《等目菩薩所問三昧經》¹⁸、「是《華嚴·壽量品》異譯」的《顯無邊佛土功德經》¹⁹、「是《舊華嚴·寶王如來性起品》及《十忍品》異譯」的《如來興顯經》²⁰、「是《華嚴·離世間品》異譯」的《度世品經》²¹、「是《華嚴·入法界品》異譯」的《羅摩伽經》²²以及「續《舊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」的《大方廣佛華嚴經續入法界品》²³。智昇末尾補充一句結語說：「從《兜沙》下一十三經，並是大部之中別品異譯。」²⁴

由此可知，慧苑、智昇這些唐代佛門學者認知極分明：有《華嚴》「本

部」、「正部」或「大部」——即晉譯、唐譯的六十卷、八十卷本——，有大部中個別品目的異譯或「別行」，也有類似、但因內容不同只像遠親的「眷屬經」。當然，《大正藏》的編者也有他們的學問。雖然未使用這些名目，但從具體的排列觀察，發現其實是繼承古人的想法，所以《華嚴部》內先安置兩個大部頭的譯本（經號 278、279），接著從《兜沙經》到《普賢菩薩行願讚》（經號 280~297）按照各品前後順序²⁵排列「別品異譯」，而最後由《大方廣普賢所說經》至《最勝問菩薩十住除垢斷結經》（經號 298~309）留給性質或內容相近的文獻空間。問題是：《大正藏》裡並非所有可歸《華嚴部》的古代譯本都編進去，至少有一部堪稱漏網之魚，也就是收錄於《經集部》的《大方廣未曾有經·善巧方便品》（《大正藏》經號 844）。這是一個北宋的譯本，所以唐朝的《開元釋教錄》當然沒有討論到它。不過在趙宋時代的《大中祥符法寶錄》卷第十二有相當完整的記載說，咸平「五年五月」²⁶官方譯場上譯成的五卷經中有「《大方廣未曾有經·善巧方便品》一部一卷：大乘經藏收，析出別譯。此中所明：大意菩薩請問世尊菩薩所行，於五欲境以何方便而不生著。佛即謂言：若人行施，起最上心，所獲功德，迴向一切無有窮盡。見曼拏羅，獻以華香、飲食、衣服，當發大願普，令眾生得大利樂，起饒益心，離取捨相。斯上乘之旨也。」該錄還特地表明此經為「中天竺梵本所出」，而且詳細紀錄翻譯團隊的成員與分工情形說：「三藏沙門施護譯，沙門惟淨證梵文，沙門清沼、致宗筆受，沙門仁徹、道滿綴文，沙門守貞、道文、守贊、希畫、道一、修靜證義，翰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梁周翰潤文，殿頭高品鄭守鈞監譯。」²⁷

稍後，另一部宋代的釋典目錄——《天聖釋教總錄》——第三冊²⁸《總排新經入藏錄》的大乘經中記載：

《法印經》一部一卷
《大方廣未曾有經·善巧方便品》一卷
《佛為娑伽羅龍王所說大乘經》一部一卷
《入無分別法門經》一部一卷
上四經，三藏施護譯。

《金耀童子經》一部一卷
三藏天息災譯。
《月光菩薩經》一部一卷
《布施經》一部一卷
《寶授菩薩菩提行經》一部一卷
《尊那經》一部一卷
上四經，三藏法賢譯。
《大乘日子王所問經》一部一卷
三藏法天譯。
上十經十部十卷同帙，「微」字號。²⁹

意味著趙宋新翻的佛典入藏時，並非打散，然後照個別的性質歸入藏經早已分類好的部類中，而是整個的附在原來三藏的架構後。這對木刻藏經的編排影響深遠，例如《高麗藏》將《大方廣未曾有經·善巧方便品》放在《諸教決定名義論》跟《佛說輪王七寶經》中間³⁰，毫無體系可言。

從這個角度來看，《大正藏》的編者很努力地將宋代的譯本編入盡可能合理的部類，本是一樁功德，不過安頓《大方廣未曾有經·善巧方便品》時，顯然沒有參考明代高僧智旭彙輯的《閱藏知津》，否則也許不會決定把它歸進《經集部》。那麼，智旭是怎麼瞭解該經呢？他介紹《大乘經藏·方等部》裡的《佛說大方廣未曾有經·善巧方便品》，首先提其篇幅不到四紙（「四紙欠」），然後用千字文來標示此經在明代南、北藏的位置（「《南》淵，《北》斯」），接著注明譯者（「宋北印土沙門施護譯」），最後列出提要說：「大意菩薩問：修菩薩行者於五欲境作何方便，取而不著？雖復常行，無所障礙？佛答以於諸佛所深種善根，名為善巧方便，即得諸佛共所建立。所謂行少分施，起增上心，迴向一切。一香一華、一燈一衣，乃至園林、飲食，皆為眾生普發大願。又於所見一切境界，皆為眾生普發大願。」內容簡介後，再補一句：「略與《華嚴·淨行品》同。」³¹實言之，智旭體察到該經跟《華嚴經》的《淨行品》有某種程度的關係。這個發現雖然對後來的編藏大德起不了作用，卻值得注意，因為智旭有些判斷頗有見地。例如：同樣是北宋譯本的《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》，《大中祥符法寶錄》本判定為「大乘經藏祕密部收」³²。薩爾吉先生在《試論〈華嚴經〉的構成與流布——以梵藏文獻為中心》一文中指出

藏文《甘珠爾》將《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》對等的藏譯本「或置於『經部』，或置於『續部』，或置於『陀羅尼集部』」，但「該經確實和《華嚴經》有很大的關係」³³，而智旭早亦發現這個事實，所以在《閱藏知津》裡將《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》歸入《大乘經藏·華嚴部》。³⁴

智旭指出《佛說大方廣未曾有經·善巧方便品》的隸屬關係，既敏銳又保守。今代學術著作中提出類似看法的，似乎僅有楊璟惠的《佛教修行「方便」之義理解析——從漢譯字詞到佛經經典的理解》。該論文《第四章 大乘經典之「方便善巧」義理解析·第一節 大乘經典「方便經」的界說·二、以「方便」為經目的經典概說介紹》中第八項就是「《佛說大方廣未曾有經善巧方便品》」³⁵。作者認為該經的「善巧方便」也近似於《華嚴經·淨行品》，在日常生活中時時將身語意的行儀轉化為善巧方便的宗教操作，實踐菩薩行以成就佛道。³⁶用詞很現代，想法卻跟智旭類似，還好懂。難以理解的倒是接著所謂：「施護譯出的經文甚少，文字上明確展現佛教把『欲望』轉化成『方便』的修行，從經文來看，『方便修行』不是把五欲視為一種遂行滿足自身慾望的方便法門，而是了知『五欲』本是『性空』（*pra-kṛti-sūnyatā, sūnyatā; the emptiness of nature in all things*），其操作的精神原則和施行態度是不取著（*no attachment*）。」³⁷施護的原文，沒有聽說傳下來。怎麼知道他譯得多還是少？譯出甚少跟「文字上明確展現」中間用逗點，不是句號，所以應該連貫才對，但二者之間的邏輯關係又如何？施護這個譯本都沒有用到「性空」或「空性」，唯一的「空」字出現在「空地」一詞中³⁸。作者怎麼那麼有把握確認經文談的「方便修行」³⁹是「了知『五欲』本是『性空』」？而「五欲」真的本是 *the emptiness of nature in all things*？甚至最嚴重的誤解，亦即把「五欲」看成是“five desires”，⁴⁰以「欲」為「慾望／欲望」⁴¹，諸如此類，茲不贅論。

依筆者淺見，《佛說大方廣未曾有經·善巧方便品》與《華嚴·淨行品》的關係不僅是「略同」或「近似」，而可能是一部釋典的不同傳本。不過在進一步闡述這個議題之前，應該先看看施

護這個譯本到底在講什麼。其標題已經顯示它僅是《大方廣未曾有經》中的一個章節——《善巧方便品》。因此，沒有傳統所謂的序分，而直接切入內容，也就不足為奇⁴²：「爾時有菩薩摩訶薩，其名大意，於眾會中。即從座起，嚴整衣服，合掌恭敬，頂禮佛足，前白佛言：『世尊！諸修菩薩行者，於五欲境作何方便，取而不著，雖復常行，無所障礙？』」可見品文是從大意（*Uttaramati*）菩薩向佛請益開始。⁴³結果，「爾時佛告大意菩薩言：『善哉，善哉，大意！汝名「最上」⁴⁴，見最上義，能於眾中問如是事！諸修菩薩行者未來世中於諸佛所深種善根，如是名為「善巧方便」，即得諸佛共所建立。』」答案的重點不在「五欲境」、「取而不著」等等，而是強調諸修菩薩行者⁴⁵的（善巧）方便在「於諸佛所深種善根」⁴⁶，並附帶指出這樣將獲得諸佛的加持⁴⁷。大意菩薩也並不回應獲佛神力一事，只是扣緊答案的核心繼續追問。「是時大意菩薩復白佛言：『世尊！諸修菩薩行者未來世中云何於諸佛所深種善根？唯願世尊利樂一切眾生，廣為宣說！』」

於是世尊勸大意菩薩要認真聽，因為接著就要解答剛剛的疑問。「佛言：『善男子！汝今諦聽！當為汝說。若有人行少分施，能起增上、廣為一切眾生、最勝善心，所獲功德，迴向一切眾生，如是善利無有窮盡。譬如天雨，降霖大海，一一水滴，數不可知，相續流注，無有窮盡，行布施者善巧迴向一切眾生所有功德亦復如是：資諸善法，展轉增勝，亦復無盡，乃至成佛，眾善圓滿。』」在此傳達的概念前後不一致。從「若有人行少分施」到「如是善利無有窮盡」所陳述的是：一分不怎麼大的功德，若是由殊勝的動機伴隨，再經平等迴向一切含識，利益就變成無窮盡。然而從天雨的譬喻開始，忽然談完全不同的意思：就像大雨，一滴一滴的雨水連續不斷地落入大海，布施者若懂得善巧迴向，他的功德同樣將持續地增長各種善法，一直到當事人圓滿證得佛果。後者明顯著重迴向，而不特別凸顯發心。這種語義的落差也許跟宋代翻譯水準不高有關，換句話說，並不是原文不諧調，而是譯者的能力不足，拼拼湊湊，勉強應付出一個樣子，卻無從貫通文脈。撇開迴向不談，後半的基本想

法，聲聞跟菩薩都可以接受，最典型的代表無非是《法句經·惡行品》的「莫輕小善 以為無福 水滴雖微 漸盈大器 凡福充滿 從纖纖積」⁴⁸與大乘《大般涅槃經·梵行品》：「大王！如水滄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善心亦爾：一一善心能破大惡。」⁴⁹當然，這個偈頌也有跟它相對稱的一首：「莫輕小惡 以為無殃 水滄雖微 漸盈大器 凡罪充滿 從小積成」。⁵⁰

至於前半，思想相當特別，但另又見於少數幾部摩訶衍經，如「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」《不必定入定入印經》：「文殊師利！譬如一滄⁵¹極微細水墮大海中，不盡不滅⁵²，乃至劫盡大火燒時。如是如是——文殊師利！——若種極少如來善根，不盡不滅，乃至一切智智火生。」⁵³或如唐般若譯《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·精進波羅蜜多品》所謂：「復願一切眾生咸成正覺，功德無盡，廣大如法界，究竟若虛空，窮未來際無有休息。譬如虛空密雲彌布，降注大雨。若至陸地、砂鹵之處，不久便乾；若雨一滴入大海中，海水未竭，其雨無盡。菩薩所作功德亦復如是：若為自身求於解脫，如陸地雨，不久還乾；若為法界一切有情修於善業，投涅槃海，以大悲願，眾生無盡，善亦無盡。」⁵⁴而這些經文段落影響力最大的⁵⁵，等於漢譯本中「宋涼州沙門智嚴共寶雲譯」《大方等大集經·無盡意菩薩品》上無盡意菩薩講給舍利弗聽的一番話⁵⁶：「云何菩薩修習無盡？如所發起一切善心常願菩提，是名菩薩修集⁵⁷無盡。何以故？以諸善根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初無盡故。舍利弗！譬如天雨，一滄⁵⁸之水墮大海中。其滄雖微，終無滅⁵⁹盡。菩薩善根願向菩提亦復如是，無有滅盡。修集善根者，所謂『正迴向修集善根』。為護眾生修集善根、為隨眾生諸⁶⁰所須故修集善根、為欲成就一切智故修集善根，是名『菩薩修集無盡』。」⁶¹經文表露的這種修行概念純然反映菩薩道行者的心態，從元朝「浮庵山人無寄撰集」的《釋迦如來行蹟頌》也清楚看得出來：「向說諸善因 俱通大小乘 凡夫根性異 迴向亦不一 或望人天樂 或求四聖果 雖是善果報 成佛大遲緩 中間無量劫 徒勞虛受苦 若欲速離苦 應迴向大乘 所作大小善 當迴向三處 先

四恩三有 及法界有情 次佛果菩提 後真如實際 若如是迴向 毫善等虛空 譬如一滴水 投之於大海 與海成一體 深廣無涯底」。⁶²

1. 本文使用的是 CBETA 的 April 2011 版。
2. 即西元730年1月23日至731年2月10日。
3. 見 T 55.2154.589 b 19。
4. 同上，589 c 10。
5. 「大部頭」這個描述文獻「卷帙浩繁」的形容詞看來是民國初年開始使用，如朱自清《短長書》的「錢多，購買力強，買得起大部頭的書」（參《漢語大詞典》2.1364b），顯然沒有任何貶低的意味。同樣，以「部頭」為書籍規模的稱謂，應是相同時空背景的產物，如魯迅《且介亭雜文二集》：「把大部的叢書印給讀者看，是宋朝就有的，一直到現在。缺點是因為部頭大，所以價錢貴。」（參《漢語大詞典》10.654b。）至於用「大部」來指篇幅可觀的典籍，最早的例子見於梁慧皎編的《高僧傳》，如其《譯經·論》：「其佛賢比丘江東所譯《華嚴》大部、曇無讖河西所翻《涅槃》妙教……」、「《義解·釋玄暢傳》：「初《華嚴》大部，文旨浩博，終古以來未有宣釋。暢乃竭思……」（分別見T 50.2059.345 c 20-22、377 a 18-19 等等。
6. 參 T 55.2154.589 b 21-c 21。
7. 同上，589 c 21-590 b 1。
8. 見 T 55.2154.590 b 2-4。
9. 見 T 35.1733.122 a 29-b 2。
10. 見 X 3.221.593, c 11-12。
11. 參見同上，594 a 16。
12. 見同上，594 b 3-6。
13. 「三種世間嚴事」大概指澄觀《〈大方廣佛華嚴經〉疏》所謂：「『嚴』謂『嚴飾』，乃有多義：一、器世間嚴，謂其地堅固等；二、眾生世間嚴，謂眾海各具法門威德故；三、智正覺世間嚴，謂於一切法成最正覺，三業普周法門無盡故。」見 T 35.1735.526 c 9-13。
14. 參 T 55.2154.590 b 5-7。
15. 同上，8-13。
16. 同上，14-19。
17. 同上，20-26。
18. 同上，b 27-c 2。
19. 同上，c 3-5。
20. 同上，6-12。
21. 同上，14-17。
22. 同上，18-22。
23. 同上，23-26。
24. 見同上，590 c 27。
25. 這個方式也是參考唐代的經錄。
26. 相當於西元 1002 年 6 月 14 日至 7 月 12 日。
27. 見臺北新文豐版《宋碇砂大藏經》第 40 冊《宋藏遺珍》41.613 a 21-22、b 14-24、c 10-18。
28. CBETA 將這些資料看成第二卷的內容，有點問題。
29. 見《宋碇砂大藏經》第 40 冊《宋藏遺珍》42.658 c 18-659 a 8。
30. 見 K 39.1405.213 a 7-9。
31. 見 J 32.B271.23 b 24-c 5。清代「雞園執事咫觀記」的《法界聖凡水陸大齋法輪寶懺》把《閱藏知津》的提要全部抄錄，只是將「佛答以」改為「佛言」，且用「發願」來簡化第二句「普發大願」。至於「略與《華嚴·淨行品》同」，則刪而不提。參 X 74.1499.910 a 22-b 4。
32. 見臺北新文豐版《宋碇砂大藏經》第 40 冊 41.576 b 23-24。
33. 見薩爾吉《試論〈華嚴經〉的構成與流布——以梵藏文獻為中心》（收於臺北華嚴專宗學院印製《2013 年第二屆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（二）》）第 15 頁。
34. 見 J 31.B271.799 a 22-b 10。當然，在中土智旭也不是第一個注意到這個關係，元朝「清源居士王古」所撰的《大藏聖教法寶標目》卷第十在「《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》五卷」後說明：「右如《華嚴·十住品》、《發心功德品》同本，而此加詳。」見 L 143.1608.699 b 10-12。
35. 當然，這樣的安排不怎麼理想，因為「方便」二字屬於品目，並非經目。
36. 見楊璟惠《佛教修行「方便」之義理解析——從漢譯字詞到佛經經典的理解》（2007 年，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論文）第 130 頁。
37. 同上。
38. 見 T 17.844.931 c 2。
39. 經文裡，這四個字也沒這樣用。
40. 見楊文第 129 頁第 513 注。
41. 同上，第 129、130 頁。
42. 以下經文見 T 17.844.931 a 9-932 b 3。
43. 大意菩薩的名字，若干大乘契經提到，諸如西晉法護譯《等目菩薩所問

- 三昧經》、姚秦鳩摩羅什譯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、劉宋求那跋陀羅譯《菩薩行方便境界神通變化經》、隋闍那崛多譯《佛華嚴入如來德智不思議境界經》、唐般若、牟尼室利共譯《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》、趙宋天息災譯《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》等，不過他本人經中很少扮演角色。有趣的是，大意菩薩在施護另一個譯本也出面請教世尊，參《廣大蓮華莊嚴曼拏羅滅一切罪陀羅尼經》：「爾時有一菩薩，名曰大意，在大眾中。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合掌向佛，白佛言：『世尊！若有眾生於常住錢物將為自用，得何果報？』佛言：『此人命終墮阿毘地獄！』大意菩薩復白佛言：『此人云何救濟？云何安慰？以何為主？』爾時世尊舒其右手，告觀自在菩薩：『汝說，汝說！汝有大悲心真言儀軌，能救度一切眾生。……』」（見 T 20.1116.504 c 2-8。）
44. 這「最上」是菩薩名裡的“uttara”，參 Akira Hirakawa, *A Buddhist Chinese-Sanskrit Dictionary* (Tokyo: The Reiyukai, 1997) 第 614 頁。
45. 「諸修菩薩行者」是北宋的特殊譯語。除施護譯《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》的「諸修菩薩行者於自所行尚不應起此迴向心，況復如是轉勸他人，令修此法」、「而彼北方雖多有諸修菩薩行者——善男子、善女人——能受持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法門……」（分別見 T 8.228.610 c 10-12、623 b 22-24）和《大乘寶要義論》「復次諸修菩薩行者有多種魔事」（見 T 32.1635.56 a 15）外，尚有法天譯《未曾有正法經》：「我此世界諸修菩薩行者於十劫中修習禪定，而不及彼娑婆世界眾生發起一念慈、悲、喜、捨之心，便能獲於無量功德，滅除一切煩惱重障！」（見 T 15.628.434 a 27-b 1。）
46. 這八個字雖然偶爾見於南北朝後的譯本，較集中使用的年代卻是北宋。除本經兩處外，另有法護等譯《佛說大乘菩薩藏正法經》「是菩薩摩訶薩昔曾於諸佛所深種善根親近供養，皆悉成辦無量根力」及施護等譯《如幻三摩地無量印法門經》：「善哉，善哉——勝華藏！——汝今善問如是等義！汝於過去已曾親近俱胝那庾多百千諸佛，於諸佛所深種善根，而復能為一切眾生起悲愍心。」（分別見 T 11.316. 838 a 2-3、12.372.358 a 23-26。）
47. 「所建立」背後的梵語詞可能是 *adhiṣṭhita*，參上引 Hirakawa 書第 529 頁。
48. 見 T 4.210.565 a 4-6。另參唐義淨譯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：「莫輕小施 以為無福 水滸雖微 終盈大器」（見 T 23.1442.746 c 10-11）。
49. 見 T 12.375.720 c 17-19。
50. 見 T 4.210.565 a 2-4。《大般涅槃經》只引前面四句，不過前後引述兩次（《梵行品》跟《師子吼菩薩品》），分別見 T 12.375.693 c 25-26、781 c 24-25。
51. 「滸」，依《大正藏》勘勘注，舊宋、宋、元、明諸藏作「滴」。
52. 「滅」，《高麗藏》、《大正藏》、CBETA 作「滅」。自從舊宋、宋、元、明諸藏。下同。
53. 見 T 15.645.704 c 12-16。其同本異譯——唐義淨譯《入定不定印經》——對等處作：「妙吉祥！如一滴水投大海中，乃至劫火起時，終不中盡，——妙吉祥！——菩薩亦爾：以少善根迴向成佛，乃至一切智火生時，終不中盡。」見 T 15.646.710 b 6-9。
54. 見 T 8.261.897 a 19-26。另參「比丘道略集」《雜譬喻經》：「有龍能以一滸水兩一國者，或二或三，乃至兩一閻浮提者。龍心自念言：『我欲藏此一滸水，使常在而不乾！何處可得耶？』作是思惟：『餘處不得，唯當安著大海中，乃不乾耳！』此喻少施而得大報無窮者，唯當安著佛道中也。此明水滸與龍智合故，所憑得處而不乾也。布施與般若合故，所置得處而不竭也。」（見 T 4.207.530 c 13-19。這段經文可以跟隋慧遠所撰《大乘義章·迴向義三門分別·修之所為》對照。慧遠把「何故修習菩提迴向」歸納成「為去」、「為住」、「為增廣善根」三個緣故。其中第二個的邏輯是：「一切有為無常磨滅。

若不迴向，所修善根三有受報。受報已滅，不得常住。以迴向故，令所修善盡未來際常住不滅。故經中說：如海龍王注一滴雨，欲令此雨經劫不滅。若經平地，無由可得，降之大海，經劫不盡。迴向如是：求菩提故，令所修善常住不盡。」見 T 44.1851.637 a 17-23。

- 55.說影響力最大，是因為印度古德撰論引文的關係，譬如趙宋法護等譯《大乘寶要義論》：「此中應問：云何以少善根迴向一切智，乃至坐菩提場，於其中間而不盡邪？答：如《無盡意經》云：『佛告尊者舍利子言：「譬如一滴水，入大海中，乃至窮劫，於其中間而不能盡。菩薩以少善根迴向一切智，亦復如是：乃至坐菩提場，於其中間亦不能盡。』』」（見 T 32.1635.52 c 25-53 a 1。）或如北宋日稱等譯《大乘集菩薩學論·護受用福品》：「論曰：已略說此護受用福。若迴向菩提，如《無盡意經》云：『佛言：「舍利子！若人以少善根迴向菩提，乃至坐菩提場，終無散滅，譬如一滸之水墮大海中，乃至住劫邊際，終無散滅。』』」（見 T 32.1636.106 b 26-29。）印度的論典既摘錄，在西藏佛教也就產生影響，如清代工布查布譯《藥師七佛供養儀軌·如意王經》雙行夾注：「將無邊善法迴向究竟菩提者，《無盡意菩薩請問經》中有長行義。有一祕訣，師所云：『云何廣大海中一滴水 乃至海水不盡是無盡 如是迴向菩提諸善根 乃至不得菩提是不盡』。」見 T 19.927.54 a 1-2。
- 56.可注意的是：該經較早期的同本異譯——西晉法護譯《阿差末菩薩經》——還沒有這段經文。
- 57.「集」，依《大正藏》勘勘注，元、明二藏作「習」。下同。
- 58.「滸」，依《大正藏》勘勘注，舊宋、宋、元、明諸藏作「滴」。下同。
- 59.「滅」，依《大正藏》勘勘注，舊宋、宋、元、明諸藏作「減」。下同。
- 60.「諸」，依《大正藏》勘勘注，舊宋、宋、元、明諸藏作「之」。
- 61.見 T 13.397.192 c 1-9。
- 62.見 X 75.1510.52 b 16-23。